

教育辭典與「劉真選集」

二十年前，由於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校長劉真（白如）先生轉任省教育廳長，為培養優秀體育師資和運動人才，乃將各師範學校體育科停辦，而聘請江良規，周鶴鳴教授等開創本校一台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。二十年來本校畢業生人才輩出，不但為國爭光而且在體育界留下許多佳話，誠所謂：「桃李滿天下，無人不識君。」於此，為感念白如先生的遠見和美意，特將吳自勉教授近撰「劉真選集」請後，以本題發表，并作校慶之獻禮。（編者）

在師友的著作中，劉白如（真）先生的文章，旁徵博引、深入淺出；他對我國教育的見解，更是鞭闢入裏，平正切實，這與其國學的修養固然有關，但個人多方面的閱歷尤屬同等重要。白如先生曾擔任重要幕僚和大學教授有很長一段時間（見劉著「勞生自述」中「我的青年時代」），故文字的表達特別流暢精鍊。來臺後他初任師院院長，而師大校長，而主管全省教育行政，不得不因心衡慮，將理論與實際融會貫通；然後再回復教授生涯，出任政大教育研究所所長十年。民國六十八年由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的這本「劉真選集」，精選其三十年來的論述、記事、函札、悼念等文，計三十二篇（書法家莊嚴題顏，書前尚有珍貴圖片七幅、作者手跡、小傳、趙友培先生序暨自序各一篇），頗足代表他的教育思想、價值觀念和精神修養，對於教育界和青年朋友，實有其深意和貢獻。

由於本書內容豐富（三百三十餘頁，約二十三萬字），如果從縱面分析，在論述部份，涉及修養（人定勝天、三自主義）、為學（論讀書、學然後知不足、為準備出國留學青年進一言、留學與譯書、國文的重要等篇）教育、（談考試、科技發展與人文教育、論大學教育、六十年來我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、怎樣實現 國父教育機會平等的理想、未來世界教育的展望與新聞工作者的神聖使命等篇）、師道（教書匠與教育家、臺灣師大校訓「誠正勤樸」釋義、對「師大人」的期望等篇）。在記事部分，涉及考察歐美、韓國教育、認識美國等篇，以及「東京、華盛頓、倫敦一在國外過的三個難忘的新年」，和教師會館的興建（日月潭教師會館興建記、桃李園記、臺中教師會館興建記等篇）。在函札部分，涉及參觀費城文物和述美東之行，以及「函師院人文學社論中國學術人才的培養問題」等篇。在悼念部分，「永恆的感念」是敬悼先總統 蔣公，「憶臺灣三老」是追念林獻堂、丘念臺、黃純青三位先生，以及選自「在茲集」的「追懷蕭同茲先生」等篇，以上論述的範圍，顯然不止於教育，而擴展到整個文化的領域了。

說實在，本書各篇當年在報章發表時，筆者均曾先後拜讀；成書後又一一再讀，久想為文述介。欣見「書評書目」（六十九年二月號）戈壁評介「劉真選集」，提出經驗之可貴、特具的卓見、行文之流利風趣等三點，並且說：「以前的他作育人才，辦學從政，多有建樹，功在國家；現在的他仍在選拔人才，隨分報國。這是一種不計名利，盡其在我的偉大精神，選集篇章，字裏

行間，正流露著他的精神、理想，值得讀者去體會、效法。」深獲吾心，與有同感。在此尚願加以補充，並略抒拙見。

二 「劉真先生」與教育

由於「選集」是白如先生思想和著述的精華，所以我們如果從另一觀點來看，本書的縱斷面所論的是「教育思想和教育問題」，涉及為學、修養、教育、人文等項；而本書的橫剖面，則可視為一本雜型的實用教育辭典。因為三十年來臺灣教育的重要措施和點點滴滴，均在本書中有所論述。讀者如果能細心的為本書所羅列的文教要目，稍作整理，編成索引，就會發現本書頗具辭典之實。而最難得的是本書核心關鍵所把握和肯定的「價值觀念」，在在啓示讀者：如果一個人讀聖賢書而不能表現浩然正氣，那真可謂有愧所學了。」（見「論讀書」）

三

為學根本在修養、自持和信念。「人定勝天」的重點是在人對自己所作所為的鼓勵。白如先生從中外的歷史來看，人與天爭，最後的勝利總是屬於人的。同時他對這句成語有哲學意境的說明：「所謂『人定勝天』這句成語的涵義，並不僅在說明人類可以征服自然環境，而且也在告訴我們：人類同樣能夠憑自身的努力，克服外在和內在的困難。」換言之，「人定勝天」仍須作內在「自我的奮鬥」。

「三自主義」是白如先生表明他的三種生活態度或人生哲學，而扼要的提出「自食其力」——因為在青年時期如果能養成一切靠自己不依賴別人的觀念，則以後做任何事，都可表現出獨立自主的精神、高尚完美的品格。「自強不息」——劉先生認為讀書乃是一個人自強不息的起點。「自得其樂」——是就孔子的一生遭遇而言，政治上的不得志，正是他個人在另一方面的偉大成功。劉先生強調：「一個人的生活趣味，是要自己去培養的，我們固不必屈自以從人，亦不必強人以從己，更不必以自己的價值觀念或私人愛好，來作為衡量或批評他人的標準。」由此可見白如先生的自持、信念和人生修養的一斑了。

劉先生論為學明示：「學然後知不足」，而認為「『虛心』應該是古今中外學人共同的美德。」論師道，他所說的「老師不死」這句名言（見「教書匠與教育家」），筆者深有所感，曾在香港某報專欄發表短文，予以響應，略謂「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，國人『三不朽』的觀念植根甚深。人之形體終久會死亡、消失，凡欲傳之久遠者，必另有所寄，另有所托。立功或尚有賴於物質之增減，惟立德、立言則多需精神之作用。

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『朝聞道夕死可矣！』皆為求精神不死，而永垂不朽，今人每貪圖物質享受，乃致貪生而怕死，『生亦吾所欲也，義亦吾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者也！』儒家之可貴處當亦在此！

我人每欣賞麥克阿瑟將軍之豪語：『老兵不死！』蓋軍人本當效命於疆場，今既全身而歸，即使是萬般委曲，然仰不愧天，俯不作人，老兵當然不會死去，麥帥之所以為麥帥，其感人處尤在此乎！

讀劉真先生述及真正偉大的教育家，其生命永遠能活於世人心中，使學生變化氣質，德業日新，乃立德；創新教育制度，為教育而建設，乃立功；著書立說，乃立言。教育家！教師集三不朽於一身，套用麥帥之名言——老師不死，美哉！信然！」

四

論教育是劉先生的本行專業，在「論大學教育」中，他引譯吉爾曼(Daniel Coit Gilman)的名言「大學所需要的是『大師』而不是『大廈』。」(Men, not building)筆者嘗於師大改制時，藉「人文學報」的社論，以「一個理想的實現」為題，一面祝賀，一面強調：「大學不在『正名』，而在充實內容。」這和吉氏的名言，是不謀而合的。白如先生的「六十年來我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」，可視為一篇精要的「民國教育史」，更可貴的是本文「檢討與展望」所提：「目前一般學校過於偏重知識技能的傳授，未能指導學生正確認識人生的目的與意義。影響所及，遂使教育僅能培養『有用之人』，而未能培養『幸福之人』。」和「我國教育以促進世界大同為終極目標，向無狹隘的國家主義思想，…加強國際文化與學術合作，以增進各民族間的相互了解與友誼。只有實施這種以促進大同為終極目標的教育，才能實現儒家『為萬世開太平』的理想。」

本書所選的三通函札，前兩件是白如先生記敘旅美參觀費城文物及美東(耶魯、哈佛、普林斯敦)三所大學的觀感，然却又是兩篇美好可讀的遊記。另一篇是由筆者轉給人文學社的一封長信—藉霍布斯大學校長吉耳曼(見前引)辦學成功動人的故事，而論我國學術人才培養的問題(曾載於「人文學刊」二卷一期)。人文學社是筆者民國四十年於師大的前身一師院服務時，所發起的一個師生組合的學術社團。我因為反省當年大陸教育失敗的原因固然很多，但要以對青年和社團的忽視為最，於是以師院的師友和同學為主，從思想上、學術上、研習人文思想，激勵民族精神，而不自量力的毅然擔負反共復國、自救救人的歷史任務。筆者這一番私願，受到院長白如先生的鼓勵和贊助甚多，本社敦請牟宗三、陳致平、潘重規諸先生舉辦的講座、講會和出版的書刊，對早期復興基地和海外的文化教育，產生相當的影響(學社外文社名係請梁實秋先生英譯)，因此在拙著「人文學社與文化復興」(商務人人文庫)的前言中寫道：「我人在此極願為文化復興而努力者，並非顯示『人文學社』功同復興文化，也不是說，有『人文學社』才有文化復興運動，而僅僅表明『人文學社』或許是復興文化的因子之一，在當前偉大、莊嚴的文化運動裏，師友們時時在力求向上，默默地為復興中華文化開拓和贊頌。」筆者轉來臺中任教多年，惠承張起鈞教授寄贈「師大校刊」(二三五期)一冊，其中載有「人文學社」的簡介，沒想到一個社團在一所大學竟連續三十年，感奮之餘，謹向劉先生和諸師友當年的指導和鼓舞致謝！

五

白如先生一向倡導人文教育，肯定在中華民族傳統思想中，特別重視「人」的因素，形成了一種人文主義的文化(見「人定勝天」)。本書所選在中央大學週會講辭「科技發展與人文教育」)，論及「人文主義雖然是中華傳統文化體系的骨幹，但中國歷代的思想家卻並不否認『物質』的重要。例如在過去農業社會中，對農工與生產即甚為重視。」「中國的倫理道德，是以人文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。」最近(六十六年五月二日)出版的『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』雜誌，曾有專文言及目前美國大學已有逐漸重視人文學科的趨勢。」「就我個人多次在國外考察教育的一得之愚，深感今日世界各國的學校教育，大都偏重知識技能的傳授，未能指導學生正確認識人生的目的與意義。」「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：不僅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必須結合；而且更應以人文精神指引科學發展的方向與運用科學研究的成果。亦即在發展科技的同時，必須重視人

